

浅谈《变色龙》中的讽刺艺术

柏丽萍

辽宁大学,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79

【摘要】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位国宝级作家,更是世界文坛中的瑰宝。其作品《变色龙》不仅是其代表作之一,更是其写作风格的突出之作。本文以契诃夫的讽刺艺术为探究方向,试从以下三个角度探究其作品《变色龙》中的讽刺艺术:形象塑造的讽刺艺术,名称设置的讽刺艺术,情节设定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讽刺艺术;《变色龙》;契诃夫

On the Satire Art in "Chameleon"

Bai Liping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10079

[Abstract] Russian writer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is a national treasur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 treasure in the world literary circle. His work "Chameleon" is not only one of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but also an outstanding work of his writing style. This article takes Chekhov's satirical art a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satirical art in his work "Chamele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the satirical art of image building, the satirical art of name setting, and the satirical art of plot setting.

[Key words] sarcastic art; "Chameleon"; Chekhov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世界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其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他用幽默讽刺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中的生活状况,其富有戏剧性的写作风格为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变色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不仅反映出了充分的反映出沙皇制度下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处境,更是以幽默讽刺的艺术特色折射出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问题。尽管时过境迁,但其小说所反应的社会问题却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发引人深思。本文从契诃夫写作的讽刺艺术出发,以《变色龙》这部短篇小说为例,试探究契诃夫在形象塑造、名称设置、情节设定等三个方面的写作风格与艺术手法。

1 《变色龙》中形象塑造的讽刺艺术

1.1 警官——奥楚蔑洛夫

奥楚蔑洛夫是《变色龙》这部小说中所要体现的核心人物。奥楚蔑洛夫是一名沙皇制度下的警察,他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对待,也是这部小说名字——《变色龙》所要暗示的核心人物。作者通过对奥楚蔑洛夫五次态度转变的描写与叙述,使其成为“变色龙”一样的人物:随着环境的变化与事态的转变而改变自己“身上的颜色”,改变自己的态度立场。这样快速的转变是契诃夫这部小说体现讽刺艺术的核心写作手法,作者只通过对人物态度的快速转变就将其刻画成为一名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从而达成小说需要完成的讽刺与批判。这样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再拘于对“外貌,神态,动作”等的扁平化的描写,而是通过整个事件的发展,将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形象在某一特性上——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等夸大凸显出来。这就使人物即使在这样短小的篇幅中也仍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质特点。这是契诃夫讽刺艺术的高明之处^[1]。

奥楚蔑洛夫的五次态度转变之快,究其原因,是案件双方身份地位高低的不断转变造成的。奥楚蔑洛夫对待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或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的手下攀附谄媚,而对待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又极尽苛责,欺凌弱小。由于无法确定狗是否有主人以及狗主人的身份,因此奥楚蔑洛夫无法通过当时社会背景下

其本身的“断案”根据——犯案人的身份,从而来确定双方的对错,即地位崇高,掌握财权就是对的;地位低下,无权无势就是错的。这样的“断案”根据——犯案人地位的高低与权力的大小,充满了契诃夫式的戏谑与讽刺,让人感到滑稽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黑暗与腐朽。虽然契诃夫在叙述奥楚蔑洛夫整个断案过程的语言风格仍是诙谐幽默的,但读者读来却仍能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凄苦与悲凉感同身受^[2]。

1.2 将军家的厨子——普罗霍尔

普罗霍尔是契诃夫作品中另类而又典型的小人物形象。他的表现同样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推动的作用。普罗霍尔欲扬先抑,先是以“瞎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狗”开头,将小狗背后的力量定位得比警官更强大,促使警官的态度从“狗这种东西可娇气了。”转变为“把它除掉就完事了。”短短一句话,就调转了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使警官的态度急转直下。而后又以“这是将军兄弟的狗”转折,使警官的态度从“把它除掉就完事了。”再次转变为“这小狗模样怪不错的,很机灵。”二度扭转整个作品的情节走向,使警官对待狗的态度又转向好的方向。普罗霍尔仅用两句话便使警官的态度发生快速的转变,这样快速的转变给予读者极大的感官冲击,使人读起来讽刺意味深长,同时也暗示了在沙皇制度下,执法者“断案”的不公平不公正,当时的“执法”只是一种迫于压力与人性的玩笑。

契诃夫在讲述故事时,没有用过多的篇幅介绍狗的体态外貌,或是普罗霍尔的外貌形象,仅仅用普罗霍尔的两句话就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主要人物的态度发生转变,这使整个故事情节都带着讽刺式的戏谑:“断案”不取决于案件本身,而是取决于造成案件发生的双方地位的高校与身份的贵贱。作者以一种轻松的语言风格,将读者置于轻松愉快的阅读环境中,而故事情节的快速反转则使读者在诧异之余,也感受到了强烈的违和感。故事情节的急转直下与戛然而止都让人出乎意料,这不仅讽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小人物所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待遇,也侧面反应出了因地位身份的悬殊而产生的待遇不同的悲剧^[3]。

1.3 围观群众

围观群众的人物设定是该部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围观群众经历五次事态转变,并对每个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都做出了相

应的反应,形成了群像的“狂欢”。这样的狂欢不但推动情节的发展,更是使对各类人物形象的讽刺更直观更具体更戏剧。围观群众的反应同时也映射和预言出读者的反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看到围观群众,同时也看到自己。契诃夫将读者的思想感情纳入进小说中的一部分,使整个故事与读者产生现实的交流与共鸣。在暗讽当时社会背景的同时,也将现实世界对核心人物的态度透过作品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可以穿越几个时代的永恒的主题。将读者与围观群众相联系,讽刺暗示着现实世界中可能发展出的事态,与读者们,即现实世界中的围观群众对于事态变化的参与与反应。

1.4 狗

在《变色龙》中,狗是契诃夫所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在《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因小狗主人身份的不同而对小狗施以不同的态度。而通过阅读,我们知道,这里的“狗”的概念,并不仅仅表示狗,还表示它身后的力量。当狗背后的力量大于奥楚蔑洛夫时,奥楚蔑洛夫就媚上,不但对小狗百般赞扬,还夸赞他一口就咬破了赫留金的手指,当狗背后的力量小于奥楚蔑洛夫时,他就欺下:称呼小狗为“下贱胚子”,并不耐烦的表示“弄死他算了”。尽管在整篇小说中,这条小狗是无辜的,但它仍无奈的成为各方势力的角逐,角逐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背后的力量,而失败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角逐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全篇虽由这只小狗来引起争端,但随后的矛盾冲突却不能被这只小狗所左右。它无法表达,无法为自己辩白,只能任凭周围的人为自己的主人安插各种身份。即使狗能说话,但关乎其命运结局的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这只小狗背后主人地位的高低与权势的大小^[4]。

除此之外,狗的寓意仍然很深刻。在《变色龙》这部短片小说中,狗被契诃夫赋予了额外的贬义色彩,这种贬义不仅仅针对一只无辜可怜的小狗,而是针对所有“像狗一样的人”,即小说中所描述的:“这小狗与那条咬人的小猎狗一样,也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是奥楚蔑洛夫的“狗”,奥楚蔑洛夫是将军的狗。而在当时沙皇统治的社会背景下,将军则也是沙皇的狗。而这些“大大小小的狗们”依着自己的所尊崇的“趋炎附势,媚上欺下的原则”共同把持着当时国家的政权。这样的联想使得契诃夫的这部小说更具讽刺艺术,也不难想象作者对于当时政权的讽刺与批评。

直到小说结束,读者对于“小狗是否为肇事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不明确,但案件却得到了意外的解决,这是契诃夫讽刺艺术的另一种体现。这种讽刺艺术贯穿于故事发展的始终,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它展开,而《变色龙》中的深层含义也就在这种令众人迷惑不解的故事情节中被揭示。

2 《变色龙》中名称设置的讽刺艺术

2.1 小说名称《变色龙》的讽刺艺术

“变色龙”是一种爬行动物,其特征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其自身体色。作者将“变色龙”可以随环境变化体色这一特征充分运用,以“变色龙”喻人。全篇关于“变色龙”这一生物虽只字未提,但通过作者的叙述与描写,我们依然可以从人物奥楚蔑洛夫身上寻找到“变色龙”的特征特点。契诃夫以“变色龙”的特征暗讽随着事态变化而态度反复转变的沙皇警官奥楚蔑洛夫,使读者对于小说有无尽的回味与深刻的思考。

2.2 人物名称奥楚蔑洛夫、赫留金

奥楚蔑洛夫在俄语中的意思为发狂的、失去理性的。作者将这样一个词作为小说核心人物的名字,其用意不言而喻。将词语语义直接冠以名称,使读者在词汇映入眼帘的第一时间就明白该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其应被赋予的内在含义。作者以含有“发狂的、失去理性的”意义的词汇讽刺暗示警察奥楚蔑洛夫即将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性,变得疯狂。

赫留金在俄语中的意思为猪的叫声。作者以“赫留金”这个名称命名了一个被狗咬了的小市民,这种设定本身就是一种来自作者的戏谑。而将“小市民”的名字直接命名为猪的叫声,

也从侧面充分体现了在沙皇俄国社会背景下,一个无身份无地位的小市民的卑贱,使人在阅读之初产生愉悦感后,反过来回想时又觉得异常讽刺。契诃夫如孩童般的无畏的起名方式使人在阅读之初就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到底作者是在称颂赞美?还是在挖苦讽刺?又或者是作者只是在简单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发生?这样的感受使契诃夫用“讽刺艺术”将小市民的发言提前定性为反面特征,也为整篇小说奠定了幽默与讽刺的基调,使读者在第一时间就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态度与感情^[5]。

3 《变色龙》中情节设定的讽刺艺术

《变色龙》这部作品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佳作,因其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不断触发当今社会中我们的思考。这部作品以最短小精悍的字符,在情节上设置了五次小说情感走向的转变,使读者在还未接受情节起伏之前就已经改变原有情节设置的感情基调,并且使这种快速改变成为整个小说的主体矛盾。契诃夫富有技巧地将这种主体矛盾扩大至整篇小说,使小说从整个篇章架构来看都显得别具一格。而也正是这种扩大化使得整个作品显得既幽默又荒诞。

值得一提的是,在情节设定中,表面上是警官奥楚蔑洛夫因本人的态度情感变化而使整个小说情节走向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小说整个情节走向的变化是由赫留金、人群中的人、小警察、普罗霍尔儿人交替出场从而促进警官感情变化而发生的。这种设定也暗示嘲讽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一部分人无法左右自己的态度与观点,身不由己又不自知的愚蠢与滑稽。同时本小说更令人值得思考的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的表现是不自知的,是愚蠢滑稽的。而当我们目光放得更广大时,就会发现,在《变色龙》这部作品中,没有人物是赢家,没有人物是可笑的,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沙皇制度下的产物。表面上作者契诃夫用轻松调侃的口吻去叙述一个“狗咬人”的断案故事,可实际上映射的却是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底层市民无权无名,只能被动接受整个社会最深层的压力;执法者不公平不公正,将整个社会的财权都加重地倒向拥有权势的另一部分人;人民群众的眼睛也许是雪亮的,舆论的力量也可以暂时使某些事情变得公平,可舆论终究不能成为权财,成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只能作为监督者,间歇性地起到作用。而当将人民群众脱离群体,深入到个人视角时,个人又免不了成为上述三类人中的一种,结局让人唏嘘悲哀^[6]。

4 结语

《变色龙》是俄罗斯文坛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其作者更是将这种讽刺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契诃夫对于小说中几个核心人物的描写都细致入微,对于整个事件的叙写更是偏僻入里,他将讽刺艺术深埋在幽默中,用幽默滑稽的语言展示出处于社会中的人与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叫人一笑的同时,也引人深思。

参考文献:

- [1] (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选(上)[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0.
- [2] (德)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V].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56.
- [3] (法)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A].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下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481-484.
- [4] 祁国江.俄汉文化中狗的象征意义对比.[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7,24(4):159-160.
- [5] 王立勇.《变色龙》中狗的作用.[J].文学教育,2008:105.
- [6] (俄)德·斯·米奇斯基著;刘文飞译.俄国文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01:108-110.

作者简介:

柏丽萍(1996-),女,满族,辽宁省沈阳市,硕士,研究生,辽宁大学,俄语语言文学。